



面朝大海, 英烈魂安

——一个老兵与一座渡海作战纪念馆的故事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仲崇岭

★ 人物·老兵出镜

灯楼角,地处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角尾乡,古称“极南”“尽南”,是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隔海相望,这里也是祖国大陆距海南岛最近的地方,与海南省澄迈县相距不足20海里。

正因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在解放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和荣耀——1950年3月5日黄昏,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799名勇士,分乘当地80名船工驾驶的13条木帆船,从灯楼角启航,在国民党军空中、海上、陆地火力猛烈拦阻下英勇战斗,强渡琼州海峡,打响了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第一枪。

如今,昔日的战火已硝烟散尽,但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以及那些渡海浴血奋战的英烈从未被遗忘。6月15日,由当地群众、第四野战军后代及社会各界人士筹资修建的渡海作战纪念馆在灯楼角揭牌。

这座面朝大海、满园栽种“英雄树”木棉树的纪念馆,主体是一座高大耸立的渡海作战纪念馆和渡海作战时118师牺牲的7位无名烈士合葬的坟墓。从立碑,到合墓,再到建园,前后持续了6年之久。

这6年间,始终未曾缺席的,是老兵张宝贤的身影。

8600多名当地群众自发捐款修建纪念碑——

百姓淳朴举动感动异乡老兵

2012年盛夏,张宝贤带领公司员工在角尾乡冲沟村附近考察安装风力发电机组时,驻地老百姓找到他,“我们想在海边建一座表现解放军强渡天堑的雕塑,不知道与你们的工程是否有冲突?”

张宝贤经过了解得知,徐闻县角尾乡灯楼角是解放海南岛战役渡海

作战的启渡点。不仅如此,当年,徐闻县是全县动员、全民动手支援前线,抢修公路,捐献粮草钱物,配合征集船只和招募船工,帮助训练能适应海战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海上练兵及渡海作战期间,还有50多名船工英勇牺牲,数以百计的船工获得“渡海功臣”称号,赢得了“解放海南,功在徐闻”的赞誉。

为了纪念这场战役,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临高角登陆点建起了纪念馆,角尾乡启渡点的百姓也想建一个渡海作战纪念馆,去缅怀英烈,铭记历史。于是,角尾乡8600多名群众自发捐款。

“可以说,当年能够打下海南岛,离不开角尾乡百姓的牺牲奉献,那段岁月已成为当地百姓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听着老百姓们的讲述,张宝贤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1969年1月,张宝贤入伍来到汽车四十七团,之后随部队奔赴援越抗美战场。这位在战火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要建就建个像样的,我帮你们设计一个参考方案。”

一周后,张宝贤找专业设计师提供了一个方案:用白色方尖碑的形态,通体以钢筋混凝土浇筑,中书“渡海作战纪念馆”七个金色大字,下饰铸铜“军民合力强渡天堑”的浮雕,后立面刻有《碑记》。

“这个太像样了!”老百姓们看后连连赞叹。可高兴过后有人叹气:“要建这样一个纪念馆,我们捐的钱恐怕不够!”听了大家的担忧,张宝贤赶忙接过话茬:“我找熟人帮你们建,应该能省一些钱,不够的我再补上。”

张宝贤的举动,让百姓们感激不尽。就这样,历时两个多月,一座高18米、寓意当年118师首渡作战的渡海作战纪念馆,面向海南岛的方向在灯楼角竖立了起来。纪念碑落成那天,角尾乡方圆百里的许多群众都赶来观看仪式,他们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张宝贤的举动,让百姓们感激不尽。就这样,历时两个多月,一座高18米、寓意当年118师首渡作战的渡海作战纪念馆,面向海南岛的方向在灯楼角竖立了起来。纪念碑落成那天,角尾乡方圆百里的许多群众都赶来观看仪式,他们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施工中意外发现无名烈士墓——
给烈士一个应有的尊严

纪念碑落成后不久,张宝贤带领员工在海边沙丘小树林中安装风力发电机组时,无意中发现了两座无名烈士墓。墓碑的中间写着“烈士之坟”,右侧写有“1950年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字样,左侧落款为“中共角尾乡党委1957年4月5日”,墓碑已严重侵蚀,小的字已不清晰。

烈士为何会埋在这里?“当年渡海作战时,个别牺牲的烈士遗体被海浪冲回角尾海岸,当地群众将其简易埋葬于岸边。有的烈士牺牲在船上,也被随船运回角尾就地安葬。”据当地老人们讲,烈士墓前原本都有简易的木质墓碑,可时间一长都损毁难以确认。1957年清明前夕,角尾乡政府打制了一批石碑,对还能辨认的木质墓碑进行了替换。

后来,张宝贤只要出差到这里,都会去祭拜两位无名烈士。2016年5月,退休后的张宝贤与朋友去祭拜烈士时,发现受风暴海浪侵蚀,烈士墓已直接暴露在潮间带上,岌岌可危。

“没有当年烈士们的不畏生死,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给烈士应有的尊严!”他们商量后,向角尾乡政府提出将烈士墓迁移到渡海作战纪念馆附近。一周后,乡政府开会通过了迁移烈士墓事宜。

“任家村还有3座无名烈士墓。”角尾乡民政办主任梁怀国告诉张宝贤。张宝贤与梁怀国商议,决定把这三座烈士墓也一同迁往新址,让烈士们有个安稳的“家”。

迁墓过程中,一座墓中除了发现遗骸外,还有英国进口的体温计、钢笔、药瓶等。“另一座墓里发现了子弹、刺刀和手榴弹。”张宝贤印象最深的是,一杆约七寸长、小手指粗的北方旱烟杆,每次想起,他脑海里便会浮现出一位一身戎装,叉腰挺立,手上拿着烟杆的北方军人形象。

第三座墓中找到一双纤小的鞋底

和几粒尚有颜色的纽扣,推测应该是位女兵……

就在张宝贤忙着为合墓坟茔制作墓碑时,一名当年参加渡海作战牺牲船工的后代邓焕燕说,过海电缆终端站前和任家村还分别有一座烈士墓。

张宝贤决定将这两座烈士墓也迁过去。其中一座墓中,遗物有帆布子弹袋一条,子弹170余发,报纸残片5张,旧币12张,还有完整的印有英文说明的磺胺药纸袋及牙刷、皮带扣等。

至此,7位无名烈士的遗骸清理完毕,合墓至渡海作战纪念馆附近。

渡海作战纪念馆成为革命教育基地——

让英雄精神激励后人前行

“这里有了渡海作战纪念馆,又移来了烈士英灵,要是扩建成一个渡海作战纪念馆,对缅怀先烈、继承遗志,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都有重要意义。”2017年1月初,为烈士举行合墓仪式祭奠英魂,烈士的老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派官兵来参加活动时,与张宝贤的意见不谋而合。

尽管当地百姓、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烈士老部队都答应帮助筹措资金,可要建成纪念馆仍困难重重,尤其是占地问题需要解决。就在张宝贤一筹莫展之时,角尾乡莲馨境的几位百姓找到他:“用我们的地!”

几年来,张宝贤为纪念渡海作战英烈所做出的努力,角尾乡政府和老百姓们都看在眼里。在随后的乡党委会和村民大会上,将烈士合墓周边近8000平方米土地无偿让出作为渡海作战纪念馆用地的提案得以通过。

面对淳朴善良的当地百姓,张宝贤热泪盈眶。之后他立即着手设计纪念馆草图,反复与当地百姓商量,最终确定在纪念馆里建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旋风亭,一个再现烈士形象的铸铜浮雕墙。张宝贤的战友、朋友听说后,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出钱出力帮他一起筹建,不少企业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历时一年多,纪念馆终于落成。“园内的一碑、一墓、一亭甚至一草一木的栽种,都是张宝贤亲自设计的,碑文也是他亲手撰写的。”渡海作战纪念馆前船工后代陈光杰说,在旋风亭前立有一块石碑,详细记载了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当年渡海作战的经过,光是这段文字,张宝贤就先后修改了十几次。

渡海作战纪念馆落成揭牌仪式那天,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官兵、第四野战军后代、当地群众及企业代表共千余人前来参加。“我的爷爷邓连均当年运送解放军渡海,船到岸了他也牺牲了。”船工后代邓焕燕忆起往事红了眼眶,“那些解放军是拼着命、流着血在战斗,无论到啥时咱们都不能忘了他们。”

揭牌仪式结束后,张宝贤与当地村民将烈士遗物交给了烈士老部队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官兵手中。该旅副政委张云飞表示:“这些烈士遗物非常珍贵,我们会珍藏在旅史馆里,激励官兵不忘历史、缅怀英烈、接续奋斗。”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自从立起了渡海作战纪念馆,移来了烈士合墓,每逢清明和解放海南岛胜利纪念日,都会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在前来扫墓,先后已有数万人来这里祭奠。如今,渡海作战纪念馆落成,也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个纪念馆倾注了张宝贤太多的心血,他退休后放弃颐养天年,有时一连几个月都回不了家。“这件事机缘巧合地落到我的身上,作为一名老兵,作为一名第四野战军的后代,我哪能躲开?其实最初立碑时,我只是配合村民的想法尽心尽力而已。但在后续查找历史、合墓建园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那场战役的意义和角尾百姓做出的巨大贡献,深深感受到他们对那段历史的重视和对逝去英烈的缅怀,以及将此传承下去的迫切愿望。我觉得,能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满足角尾百姓的夙愿,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这座纪念馆,能让后人永远记住那些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配图照片拍摄:徐彬,合成:浅茅)

我的「军队」舅舅

■ 钟翔

后来,国家实行优待政策,对没有正式职业、家庭困难的退役军人给予必要的照顾。舅舅退伍后常年在家务农,种几亩薄田,天气十年九旱,日子过得艰难。我原以为这个机会很难得,舅舅的一些战友得知消息后也都在找熟人快速办理手续,及时上报材料,希望能尽早享受政策优待。没想到,舅舅对此看得很淡,没放在心上,他说分到的地打下的粮食够吃,没必要再向国家伸手。

后来允许农民经商,很多村民都开始编竹席,养鸡鸭,到集市卖了赚钱。舅舅还是不做生意,不和村民一起经商。为啥?大家都管他叫“军队”,他怕坏了军队形象,有辱军人尊严。舅舅仍旧保持乐观的性格,过着“一亩地两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的日子。

后来舅舅积劳成疾,不幸离世,家中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舅舅一人身上。随着孩子长大,要娶妻生子、分家盖房,舅舅实在是觉得经济压力大,便用在部队里学到的厨艺,到就近的清真寺里当厨师,补贴家用。没多久,舅舅的厨艺就名声在外,不少机关和饭馆都想高薪聘请他,可舅舅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不图名求利,只想静下心来过日子,就婉言谢绝了。在县城工作的我,一度还想替他写份领取退伍军人补助的申请,可舅舅愣是没同意,说日子总还是能过得下去。

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说舅舅过世了。我赶去舅舅家,看到不少亲戚和邻居都前来送葬,院里院外都站满了人。看到躺在床上的舅舅面容安详,我想,“军队”舅舅真心心地善良,胸怀坦荡,这脸上的从容之光,一定来自于心灵,是人品的折光。

军转干部勇救落水儿童

■ 洪建国

近日,一对父子将一面写有“舍己救人,时代英雄”的锦旗送到天津某公司副总经理傅逢坤手中。小男孩父亲握着傅逢坤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直到这时,年过半百的傅逢坤半个月前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才被同事们知晓。

那天下午,傅逢坤和妻子在北京颐和园游览,行至西门附近湖畔时,看到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正向湖中投掷面包片,想喂天鹅。由于用力过猛,他身体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掉进湖里。

就在旁边的傅逢坤立刻跑上前想拉住小孩,无奈距离太远抓不住孩子的手。眼看湖水快没过小男孩头顶,傅逢

坤跃入湖中迅速游向小男孩,将孩子头部托举出水面,用力把他拖向岸边。

上岸后,傅逢坤看到小孩并无大碍,谢绝了孩子家人的感谢,和妻子转身离开。后来,小孩家人根据车牌号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傅逢坤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一次看似偶然的救人举动,其实源于傅逢坤的军人本色。傅逢坤是一名退伍军人,1981年入伍后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2003年从原北京军区某部转业后,他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被某知名企业录用,踏入新领域后一如既往地勤恳敬业,多次被企业评为先进个人。

“兵之初”那场冰水澡

■ 李勤安

★ 征文·曾在军旅

30多年前,我在新兵营时洗过一次冰水澡,至今难忘。那时新兵营设施简陋,吃水都困难,还奢谈什么浴室。冬天经常是风呼呼刮一夜,第二天水龙头上的冰坨都泛着寒光。可训练后天出几身臭汗,靠勤换内衣和偶尔用热毛巾马虎虎划拉几下根本无济于事。想着过完年就要下连队了,我和战友小陈一合计,想到营区边的小河把自己“淘洗”一遍,干干净净迎新年。

那天午休时间,我和小陈拎着脸盆悄悄溜出营房来到河边。尽管是温度最高的午后,可平静的河水依旧透着股寒气,有的地方还有一层薄冰,毕竟还

是冬天“五九”的日子。我俩原计划跳进河里泡一阵,可一阵寒风吹过,我俩的满腔“豪情”立刻被“吹”走不少。我看看小陈,他也有退缩之意。算了,还是在岸上洗洗吧。我弯腰打了一盆水,手探进去试了试温度,好像还能承受,但给身上撩水时,依旧有针扎似的感觉。没想到,泡在澡堂里热气腾腾,洗冰水澡身上同样冒热气,不过这热气是从体内发出的。搓洗得差不多了,我憋住一口气,闭上眼睛端起半盆水顺势倒下一倒,那股冰冷刺激得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虽然这冰水澡洗了大概只有5分钟,洗得很不彻底,但身体总算见着了水,周身如同褪掉一层壳,有说不出的舒爽。

以后的日子,回想起那次“壮举”,我都自豪不已。可惜离开军营后,就再也没有在大冬天洗冰水澡的勇气了。



重逢

弱冠之年,他们在烽火中失散;鲐背之年,他们久别重逢。前不久,两位93岁的新四军老战友李德兴(右)和曹书耀(左),在离别了72年后,双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39年,李德兴和曹书耀随部队在河南的泌阳、鲁山一带打游击,同龄的两人很快成为好友。1946年中原突围时,两人被打散,彼此失去音讯。1947年李德兴回到河南舞阳老家务农,一直以为曹书耀已经牺牲的他,每每与妻儿讲起好友的遭遇时,都不胜唏嘘。可不久前,几位来自信阳的关爱老兵志愿者找到李德兴,告诉他曹书耀一直在河南信阳生活,对李德兴也念念不忘。至此,两位好朋友、老战友得以在有生之年重逢。

“德兴呀,德兴!”书耀,我在哩!我来时就说过,见了你说啥也要抱着你不丢手。”当两双布满沧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两位老战友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王宇摄影报道)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